

排湾语方言的过渡区与接触问题研究*

郑 仲 桦

[提要] 本文基于排湾语 90 个点的调查材料,发现排湾语在南、北方言过渡区呈现连续性的语音演变、同一个方言区内呈现错综复杂的语音变异以及新旧词汇的共存和替代、在边缘地带产生了新的形态形式并在词汇中扩散。

[关键词] 排湾语 方言过渡区 语言接触 方言接触 词汇替代

一 引 言

排湾语是一种使用于台湾南部屏东县三地门、玛家、泰武、来义、春日、狮子、牡丹、满州等乡,以及台东县太麻里、金峰、达仁、大武等乡的南岛语系语言,是中国高山族排湾人所使用的语言。排湾人总人口约 9 万人。排湾语是一种濒危语言,单语人很少,80 岁以上的老年人通晓日语,1945 年台湾光复以后出生的人则通晓通用语或闽南语、客家话。

对排湾语及其方言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小川尚义、浅井惠伦 1935),尽管“记音和观察有欠准确”(李壬癸 1975;何大安 1978),但针对排湾语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进行了描写与分析,并提出了初步的方言划分的框架。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排湾语的调查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排湾语单点方言的音韵进行了深入描写以及排湾方言的初步比较(何大安 1977, 1978)。21 世纪初以来,排湾语研究论著逐渐增多(张秀娟 2000; Chen 2009; 庄惠如 2002; 曾士芬 2003; 李钊麟 2004; 吴俊明 2004; 王淑祯 2005; 宋佳兴 2006; Huang 2012)。此外, Hua & Zeitoun (2005) 对排湾语调查记录中的记音问题进行了讨论。

迄今为止,排湾语的方言划分,学界尚有不同意见。小川尚义、浅井惠伦(1935)大致采用 *c、*j^① 在方言中的读音作为分区的主要标准,将排湾语 10 个方言点分为南、北两大方言。何大安(1978)根据 5 个方言点的音位性演变,将排湾语划分为西北方言(又称“舌尖音方言”)和东南方言(又称“舌面音方言”);前者包括筏湾(Paiwan)^②和三地门(Stimul),后者包括土坂(Tjuabar)、丹路(Butanglu)、太麻里(Tjavuali)。同样是将排湾语分为两大方言,但何大安划分的标准与方言名称都不同于小川尚义、浅井惠伦。陈康、马荣生(1986:1-2、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阿美语方言研究(18BYY204)”阶段性之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基于笔者在 2015-2017 年间田野调查所记录的现代排湾语 90 个点的方言基本词汇材料。发音合作人为排湾语母语人,性别不限,年龄均在 50 岁以上,每个方言点发音人人数不等。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笔者不可能顺利进行田野调查。《民族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文中古排湾语拟音采用何大安(1978)的构拟。

^② 括号内为排湾语说法的罗马字母拼音形式。何大安(1978)使用的拼音与学界和台湾地区教育部门采用的拼音(李壬癸 1992)有些不同,本文使用后者。下文荷兰户口记录表中地名的拼音与二者皆不同。

96-105) 基本沿袭了何大安的方言划分法,只是在“东南部方言”下增加了来义土语^①。Ferrell (1982:4-6) 根据语音特征初步将排湾语划分为中南部、北部、东部 3 个方言群。目前关于排湾语方言的分类,最为常见的是四分法,即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东部 4 个方言,这是依据民族学标准的分类结果(移川子之藏等 1935),也是语言教学所采用的分类系统。

不论是分为两个方言还是 3 个方言或 4 个方言,因所调查的方言点不够全面,缺乏层级性的分类结构,并且混合了民族学的标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映排湾语方言的实际情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所获材料,郑仲桦(2016)提出了一个新的方言分类框架,首先根据 *c、*j 的读音,将排湾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然后依据不同的语音特征,再作方言内部次方言的划分,将北部方言分为“大社型”和“筏湾型”2 个次方言,将南部方言分为“来义型”“力里型”“牡丹型”“古楼型”4 个次方言。排湾语方言的分类架构如图 1 所示:排湾语方言分类的语音特征,详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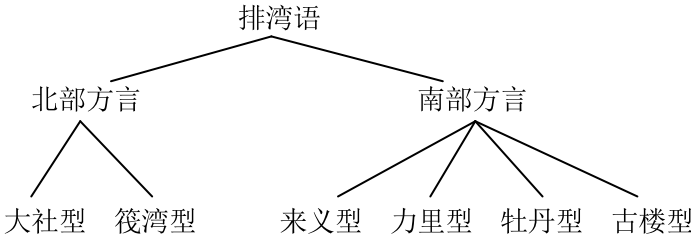


图 1 排湾语方言的分类(郑仲桦 2016)

表 1 排湾语方言特征表

方言	次方言	*c、*j 是否为塞音	有无 q	有无 k 音变	有无 ɣ	有无 ʋ/ɣ
北部方言	大社型	+	-	-	-	-
	筏湾型	+	+	-	-	+
南部方言	来义型	-	+	+	-	-
	力里型	-	+	-	+	+
	牡丹型	-	+	-	-	+
	古楼型	-	+	-	-	-

从表 1 可见,根据古排湾语 *c、*j 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形式是否为塞音,可以将排湾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这一组音在北部方言为塞音,而在南部方言则演变为硬腭塞擦音。北部方言根据小舌塞音 q 的有无,又可分为无 q 音的“大社型”和有 q 音的“筏湾型”两个次方言;南部方言则根据有无“k 音变”、有无软腭浊擦音 ɣ、有无小舌擦音 ʋ/ɣ 3 个语音特征,分为有“k 音变”的“来义型”,有 (*l>) ɣ 的“力里型”,有小舌擦音的“牡丹型”以及不具备“k 音变”、(*l>) ɣ、无小舌擦音这 3 个语音特征的“古楼型”4 个次方言。

在上述方言分类框架下,存在一些无法很好归类的方言点,这些“例外”的方言点或掺杂了不同方言类型的语音特征,或发生了词汇的替换和竞争,或产生了新的形态形式,从族群接触、迁移的历史可以找到这些“例外”的成因。

^① 陈康、马荣生(1985)的“狮子土语”即“丹路土语”,“三地土语”即“三地门土语”。

二 南、北方言过渡区

台湾屏东县来义乡和泰武乡乡界即排湾语南、北方言的分界线（郑仲桦 2016）。这条分界线周边的方言点包括属于南部方言的来义乡北部的来义（Tjalja'avus）、丹林（Calasiv）、义林（Tjana'asia）以及属于北部方言的泰武乡南部的佳兴（Puljetji）、大后（Tjua'au）、泰武（Ulaljuc）。就语音特征而言，上述北部方言点往往不具备北部方言的典型特征，南部方言点也不具有南部方言的典型特征，构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这个排湾语南、北方言交界区域可称之为“方言过渡区”。

下面以佳兴、来义为例，来看几个古排湾语音位在方言过渡区的具体反映形式及其特点。

（一）古排湾语 *c、*j 的反映形式

一般而言，古排湾语 *c、*j 在北部方言仍然为硬腭塞音[c]、[j]，而在南部方言则演变为硬腭塞擦音[tc]、[dz]，但在过渡区的佳兴是腭化的硬腭塞音[cj]、[jj]。下面以大社（Paridrayan）、佳兴、来义和古楼（Kuljaljau）4 个点为例，来看各点的读音。详见表 2：

表 2 *c、*j 在南、北方言中的读音

词义	大社（北方方言）	佳兴（北方方言）	来义（南方方言）	古楼（南方方言）
三	cəlu	cjəlu	tcəlu	tcəlu
星星	vicuʔan	vicjuʔan	viteuʔan	viteuqan
七	səpac	səpacj	səpate	səpate
额头	jaʔis	jjajis	dzaʔis	dzaqis
他	timaju	timaju	timadzu	timadzu
红	ʔujjiɿ	ʔujjiɿ	ʔudziɿ	qudziɿ

从表 2 可以看出 *c、*j 在各点的反映形式，北部方言的大社保持着塞音的形式，而佳兴变成了腭化的硬腭塞音，南部方言的来义、古楼都已经变为硬腭塞擦音。

根据留传下来的排湾人户口记录表可以发现，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南部方言大致仍保留着塞音的读音；大体在清朝治理期间，排湾语南部方言的塞擦音才逐渐形成，并与保留塞音的北部方言产生了差异。郑仲桦（2016）列举了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户口表当中记录的一些地名，例如现在南部方言区的 Toutsicadangh（七佳）、Tawaly（太麻里）、Tallingear（大溪）、Derredyck/Taradick（大谷）、Tockopol（内文）等，起首字母当时记录为 t 或 d，表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这些地名的起首字母读音可能是塞音，而现在都读成塞擦音[tc]。

硬腭塞音产生腭化并进一步变为塞擦音是常见的音变现象，而此音变过程往往会经过塞音的腭化这一中间阶段。因此，通过不同方言点词汇的比较，可以清楚看出佳兴在语音特征上的过渡性。古排湾语 *c、*j 在各点的反映形式完全符合硬腭塞音产生腭化并进一步变为塞擦音的普遍音变规律。古排湾语 *c、*j 及其在各方言点的反映形式如下：

古排湾语	北方方言	过渡区方言	南方方言
*c	[c]	[cj/tc]	[tc]
*j	[j]	[jj/dz]	[dz]

排湾语南、北方言 *c、*j 的演变具有地理上的渐变性，在方言过渡区就出现了明显的历时音变的发展痕迹，也就是“非南非北”的过渡性特征。这些特征能够勾勒出合理的语音演变规律，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组音历史演变的过程和轨迹。

(二) 古排湾语 *d 的反映形式

古排湾语的 *d，北部方言一般保持着卷舌浊塞音[dʲ]，而南部方言则演变为卷舌浊塞擦音[dʒ]。下面仍以大社、佳兴、来义和古楼为例，来看 *d 具体的分布和读音。详见表 3：

表 3 *d 在南、北方言中的读音

词义	大社（北部方言）	佳兴（北部方言）	来义（南部方言）	古楼（南部方言）
二	dʲusa	rjusa	dʒusa	dʒusa
牛樟树	dʲakəs	rjakəs	dʒaʔəs	dʒakəs
小	kədʲi	kərji	kədʒi	kədʒi

从表 3 可以看出古排湾语的 *d，北部方言大社仍为卷舌浊塞音，但佳兴却演变为腭化的齿龈颤音[rj]，南部方言的来义、古楼已演变为卷舌浊塞擦音。就地理分布而言，佳兴的腭化颤音是卷舌浊塞音演变为同部位浊塞擦音的过渡，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同时，也可以看出过渡区方言具有腭化倾向，腭化现象在过渡区是个重要的语音特征。

古排湾语 *d 及其在各方言点的反映形式如下：

古排湾语	北部方言	过渡区方言	南部方言
*d	[dʲ]	[rj/dʒ]	[dʒ]

(三) 古排湾语 *q 的反映形式

古排湾语的 *q，北部方言变为喉塞音[ʔ]，而南部方言基本保留了小舌清不送气塞音[q]的古音特征。*q 在各方言点的读音如表 4 所示：

表 4 *q 在南、北部及方言过渡区的读音

词义	大社（北部方言）	佳兴、大后、来义、丹林、义林（过渡区）	古楼（南部方言）
太阳	ʔadaw	ʔadav	qadaw
乌鸦	ʔaʔa	ʔaʔa	qaqa
鱼	tʃhiʔaw	tʃhiʔav	tʃhiqaw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过渡区的方言点，无论是北部方言的佳兴、大后，还是南部方言的来义、丹林、义林，*q 都演变为了咽浊擦音[ʕ]，明显具有过渡特征。如同腭化塞音的音变，小舌塞音的音变也呈现了地理上的连续性，即从南部方言的小舌塞音变为过渡区的咽浊擦音，再变为北部方言的喉塞音。

古排湾语 *q 在南、北方言及过渡区方言点的反映形式可以归纳如下：

古排湾语	北部方言	过渡区方言	南部方言
*q	[ʔ]	[ʕ]	[q]

从以上 3 组音变的实例可以看出，方言过渡区的方言点在语音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方言音变呈现出语音渐变的特点。

三 排湾语方言之间的接触

关于“方言接触 (dialects in contact)”, 游汝杰 (2004:164) 认为“是指不同的方言互相接触、影响、渗透”。导致方言接触的原因主要是移民, 另外就是新事物带来的新名词的影响。就排湾语的方言接触来看, 主要是移民造成的。方言接触比语言接触更不容易察觉, 因为语言接触往往是通过文字形式的转换进入, 而方言是透过口语的交流产生借用 (游汝杰 2004:164)。事实上, 方言间的借用更为常见, 尤其在使用各自方言也能交流的前提下, 说话者对彼此语音、词汇的差异更容易察觉, 也更容易形成相互学习或转用优势方言的结果。郑仲桦 (2016) 将南部方言分为来义型、力里型、牡丹型、古楼型 4 种次方言, 其原因在于南部方言内部在地理上呈现错综分布, 在语音特征上呈现相互交叉, 在词汇上呈现出借用和替换, 不具有地理分布上的连续性, 处于离散分布状态。因此, 依据语言特征将南部方言划分为不同的次方言, 依据地理分布来划分次方言, 更符合排湾语的语言事实。排湾语方言之间的借用主要是语音与词汇方面的。下面以过渡区屏东县泰武乡的大后、泰武, 狮子乡的草埔 (Supaw)、新路 (Tjau'avayan)、枫林 (Kaidi), 以及台东县太麻里乡的多良 (Caxavi) 等方言点为例, 探讨方言接触所带来的语音影响及其可能的成因; 以台东县太麻里乡的督高 (Tjua'au)、雨沫 (Djumulj)、近黄 (Kingku)、读悟 (Tjukuvulj) 新兴 (Sapulju), 台东市新园 (Kalaluljuan)^①以及台东县金峰乡的嘉兰 (Ka'alan)、比鲁 (Viljauljaulj)、介达 (Kaljataran)、包盛 (Paumeli)、多利多利 (Tjulitjulik) 为例, 探讨方言接触所带来的词汇影响及其成因。

(一) 方言接触对音系的影响

1. “来义型” k 的音变及其对其他方言的影响

古排湾语的 *k 在“来义型”方言的部分词中会演变为喉塞音[ʔ], *k 的这种音变会导致 [k] 在部分词中缺失, 可称之为“k 音变”。通过方言比较发现, 这是“来义型”方言的显著语音特征。如表 5 所示:

表 5 “来义型”方言的“k 音变”

词义	大社 (北部方言)	来义 (南部方言)	古楼 (南部方言)
吃	kəman	ʔəman	kəman
找	kənim	ʔənim	kənim
玩	kivaŋavaŋ	ʔivaŋavaŋ	kivaŋavaŋ

方言过渡区属北部方言的屏东县泰武乡的大后、泰武, 也发现有“k 音变”的特征。如表 6 所示:

表 6 大后、泰武的“k 音变”

词义	大社 (北部方言)	大后 (北部方言)	泰武 (北部方言)	古楼 (南部方言)
吃	kəman	ʔəman	ʔəman	kəman
找	kənim	ʔənim	ʔənim	kənim
玩	kivaŋavaŋ	ʔivaŋavaŋ	ʔivaŋavaŋ	kivaŋavaŋ

^① 督高、雨沫、近黄、读悟、新兴、新园的居民是来自现金峰乡的移民及其后代。

从表 6 可以看出, 北部方言方言过渡区的大后、泰武也有“k 音变”特征, 即 *k 已经演变为喉塞音; 而北部方言的大社和南部方言的古楼依然保持着古音特征, 为软腭塞音[k]。因此, 大后、泰武的“k 音变”特征不同于前文所讨论的由于语音演变而产生的过渡现象, 而是由于方言接触导致的结果。大后、泰武地理位置在北部方言区的南端, 位于南、北方言过渡区, 这一过渡区的排湾语长期与同处于过渡区的来义、丹林、义林的排湾语南部方言“来义型”接触, 逐渐具有了“来义型”的典型语音特征。由此可以看出, 南、北大武山交界处人群之间的接触较为密切, 且“来义型”是这一地区的强势方言。

来义乡的来义、丹林、义林、文乐 (Pucunug)、望嘉 (Vungalid) 等都具有“k 音变”。此外, 向东迁移的太麻里 (Tjavualji) 以及向南迁移的麻里巴 (Maljipa) 两个人群, 原都使用“来义型”方言, 他们搬迁后所在村落使用的语言, 也都具有“来义型”的“k 音变”。“k 音变”是“来义型”方言以及受其影响颇深的其他方言所共有的显著特征。

2. 方言接触造成的混合型语音特征

(1) “来义型”和“牡丹型”特征

与排湾语南部方言的内文 (Tja'uvu'uvulj)、丹路相比, 同方言区狮子乡草埔 (Supaw)、新路 (Tjau'avayan)、枫林 (Kaidi) 的排湾语具有一些显著不同的特征。详见表 7:

表 7 内文、草埔、新路、枫林、丹路 *k 与 *r 的语音对应

词义	内文 (来义型)	草埔	新路、枫林	丹路 (牡丹型)
树	ʔasiw	ʔasiw	ʔasiw	kasiw
老鼠	ʔulavaw	ʔulavaw	ʔulavaw	kuļavaw
丝瓜	runi	ɤuni	ɤuni / runi	ɤuni
锯子	riɭ	ɤizakiz	ɤizakiz / rizariz	ɤizakiz
柚子	ʔamuraw	ʔamuɤaw	ʔamuɤaw/ʔamuraw/kamuɤaw/kamuraw	kamuɤaw
找	ʔəmarim	ʔəmaɤim	ʔəmaɤim/ʔəmarim/kəmaɤim /kəmarim	kəɤim

从表 7 可见, “树”“老鼠”, 丹路首辅音为[k], 内文、草埔、新路、枫林都变成了[ʔ]; “丝瓜”“锯子”, 内文首辅音为舌尖颤音[r], 草埔和内文都为小舌擦音[ɤ], 而新路和枫林既可以为[r], 也可以为[ɤ]; “柚子”“找”则具有[ʔ]及[ɤ]、[r]这两种特征。

“k 音变”是“来义型”方言的显著特征, 而古排湾语 *r 演变为小舌擦音则是“牡丹型”方言的显著特征, 因此, 草埔、新路、枫林既不同于纯“来义型”的内文, 也不同于纯“牡丹型”的丹路, 而是兼具“来义型”和“牡丹型”的典型语音特征。

草埔居民的主体是迁移到此处的原使用“来义型”方言的“麻里巴”人群的后代, 因此带有“来义型”方言“k 音变”的特征。草埔有不少自丹路嫁入的妇女, 她们的方言为“牡丹型”, 自然就将“牡丹型”方言的小舌擦音[ɤ]带入草埔, 并完全取代了草埔原本的舌尖颤音[r]。

新路、枫林两村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排湾人被迫搬迁形成的, 而且是由使用“来义型”方言的“麻里巴系”和使用“牡丹型”方言的“女乃系 (Tjaljunay)”两个群体杂居而成的。与草埔有所不同, 虽然都是同时具有“来义型”和“牡丹型”的语音特征, 但新路、枫林的[ʔ]与[k]属自由变体, “k 音变”可有可无; 小舌擦音的情况也一样, 可以是“牡丹型”的小

舌擦音[ʁ], 也可以是“来义型”的舌尖颤音[r]。

(2) “来义型”和“力里型”特征

台东县太麻里乡多良(Caxavi)的排湾人使用排湾语南部方言, 但其音系同样也具有不同类型的南部方言的语音特征。将“来义型”的南世(Tjurivaljevalj)、“力里型”的新化(Kuvaxeng)与多良的词汇进行比较, 可以清楚看出其所具有的混合特征。详见表 8:

表 8 多良与南世、新化的词汇比较与语音对应

词义	南世(来义型)	多良	新化(力里型)
三	teəlu	teəyu	teəyu
头	qulu	quyu	quyu
苍蝇	laɭaŋaw	ɣaɣaŋaw	ɣaɣaŋaw
害怕	marəʔute	maɣəʔute	maɣəʔute
柚子	ʔamuraw	ʔamuɣaw	kaɣəʔute
脚	ʔula	ʔuɣa	kuɣa
天	ʔaɭəvəɭəvan	ʔaɣəvəɣəvan	kaɣəvəɣəvan
老鼠	ʔulaɣaw	ʔuɣawaw	kuɣawaw

表 8 中, “三”“头”“苍蝇”新化为[y], 南世为[l], 两者都来自古排湾语的 *l。通过比较发现, *l > y 是“力里型”方言的显著特征。“害怕”一词, 南世的[ʔ]对应于新化的[k], 南世的[ʔ]即“k 音变”, 为“来义型”方言的显著特征, 多良也具有这个特征。

多良的“柚子”“脚”“天”“老鼠”的语音, 既有“来义型”的“k 音变”, 又有“力里型” *l > y 的特征, 即兼具“来义型”和“力里型”的典型语音特征。

多良的居民大多来自于西部的力里, 其方言属“力里型”, 分布在东部的“力里型”方言的北端, 与“来义型”方言分布地邻接; 多良“力里型”方言的使用者通过与“来义型”方言使用者之间的交流和交往, 习得并接受了“来义型”方言的“k 音变”, 因此在口音上就带有“力里型”的 *l > y 以及“来义型”的“k 音变”特征。尽管多良“力里型”方言借入了“来义型”方言“k 音变”特征, 但音系并未产生系统性变化。

(二) 方言接触对词汇的影响

现居东部地区的排湾人, 最早的大规模移民是从西部地区的排湾村落逐渐迁移而来的, 定居下来后, 与东部地区的高山族阿美人或卑南人有密切的交往交流, 后来受卑南人知本系(Katratripulr)的管辖, 被称为“斯卡罗人(Seqaxu)”。由于从西部迁移到东部地区的移民成分很杂, 所操方言有“来义型”, 有“力里型”, 也有“古楼型”; 这些不同来源移民的口音大多也保留在现在的东部地区, 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属排湾语南部方言。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政策之一就是强迫高山族人民离开故土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因此, 大武山北部高山族排湾人的许多村落被迫迁移到东部地区, 并且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现在的督高、雨沫、近黄、读悟等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所谓的“第一波迁村”。1945 年以后, “国民政府”劝导一批山区村落居民迁往平地居住, 现在的新园、新兴、嘉兰、比鲁、介达、包盛、多利多利等形成所谓的“第二波迁村”。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及 1945 年以后向东迁移的排湾人是大规模东部移民中最晚的一批, 他

们使用的语言属排湾语北部方言，其语音和词汇与早期移民的南部方言有较大差异。这些原属北部方言的排湾人迁移至东部地区之后，其语音、词汇特征受到东部地区的南部方言很大的影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迁移形成的督高、雨沫、近黄、读悟等村落的排湾人差不多已有三代人（按 25 年/代算），而 1945 年后移民而形成的新园、新兴、嘉兰、比鲁、介达、包盛、多利多利等村落的排湾人约两代，在这两、三代人之间已经有新、老派语音、词汇的差异。

例如区分排湾语南、北方言最重要的语音特征 *c、*j 在不同地区的反映形式，督高、雨沫、近黄、读悟等村落的排湾语属老派，保留着北部方言的塞音[c]、[j]，但多半已带有腭化特征；新派大多读为南部方言的塞擦音[tɕ]、[dʑ]；新园、新兴、嘉兰、比鲁、介达、包盛、多利多利等这些较晚形成的村落中的排湾语，新、老派差异还不明显，大致仍保持塞音，但也已出现腭化的现象。虽然古排湾语 *c、*j 的读音受到东部地区的南部方言的影响，但是北部方言“大社型”的“缺 q”特征却大多保留了下来，尚未发现原本“缺 q”的词汇重新读小舌塞音的现象。

从词汇来看，东部地区的排湾语北部方言也呈现出南、北方言混用的情况，一些词用原本北部方言的说法，而另一些词则改用了南部方言的说法，还有一些词两种方言的说法都通用。下面来看东部地区的北部方言借用或换用南部方言特征词的具体情况。表 9-11 中非灰底部分都为南部方言的词，表 11 灰底部分为北部方言的词：

表 9 北部方言的词替换为南部方言的词

方言	羊	牛	鸡	芒果	海	脸颊	巫师	纸
督高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雨沫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近黄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读悟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嘉兰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v	?adupu
比鲁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介达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包盛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多利多利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新园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新兴	sizi	guŋ	vuju	maŋəs	ʎavək	?imi	puʎiŋaw	?adupu

表 9 中，北部方言已经完全使用南部方言的特征词，词汇替换已经全部完成，且语音形式也完全相同了。

表 10 北部方言保留语音特点的词替换

方言点	丝瓜	鳞片	咱们
督高	runi	?urip	timic'a
雨沫	luni	?ulip	timica
近黄	runi	?urip	timitea
读悟	runi	?ulip	timitea

嘉兰	luni	ʔulɿp	timic'a
比鲁	luni	ʔulɿp	timic'a
介达	luni	ʔulɿp	timic'a
包盛	runi	ʔurɿp	timica
多利多利	luni	ʔulɿp	timica
新园	runi	ʔulɿp	timic'a
新兴	luni	ʔulɿp	timic'a

表 10 中的词汇, 虽然已经完全完成了替换, 但是语音上仍然显示了不同的演变特点。具体来说, 有些词汇仍保留北部方言的语音特征, 比如 *k 演变成[ʔ]的“k 音变”, 卷舌边音[l]的保持等; 在有些词中则显示出不同阶段的音变特征, 说明音变还在进行, 比如“咱们”在不同方言点既有保持塞音的, 也有读作腭化塞音甚至塞擦音的。

表 11 北部方言部分词汇的替换

方言点	酒	地瓜	猪	来	朋友(女)	线	老鼠	配偶	蜗牛	猴子
督高	vawa	vurasi	dzɿdzɿ	kəlu	ɖava	aɭaj	kuɭavav	ʈʂəkəɭ	ɳatʂhi	dzaiɭ
				idu	ɖaɳi				diɳdiɳ	
雨沫	vava	vurati	dzɿdzɿ	kəlu	dzɳaɳi	aɭaj	kiki	vaɭaw	diɳdiɳ	dzaiɭ
				idu			kuɭavaw			
近黄	vava	vurati	dzɿdzɿ	kəlu	dzava	aɭaj	kiki	saɭadz	diɳdiɳ	dzaiɭ
				idu			kuɭavaw			
读悟	vava	vurati	dzɿdzɿ	kəlu	dzava	aɭaj	kiki	vaɭaw	diɳdiɳ	dzaiɭ
				idu			kuɭavaw			
嘉兰	vava	vuɭati	ʔatʂaɳ	kəlu	ɖava	kaɭa	kuɭavav	vaɭaw	diɳdiɳ	karaɳ
					ɖaɳi					dzaiɭ
比鲁	vava	vuɭati	ʔatʂaɳ	kəlu	ɖava	kaɭa	kuɭavav	ʈʂəkəɭ	diɳdiɳ	ɖaiɭ
								vaɭav		
介达	vava	vurati	ʔatʂaɳ	kəlu	ɖava	kaɭa	kuɭavaw	ʈʂəkəɭ	ciɾatʂ	ɖaiɭ
								vaɭav		
包盛	vava	vurati	ɖiɖi	kəlu	ɖava	kaɭa	kiki	ʈʂəkəɭ	diɳdiɳ	ɖaiɭ
					ɖaɳi	aɭaj	kuɭavaw			
多利多利	vava	vurati	ʔatʂaɳ	kəlu	ɖava	kaɭa	kuɭavav	vaɭav	ciɾatʂ	dzaiɭ
									diɳdiɳ	
新园	vava	vurati	dzɿdzɿ	kəlu	ɖava	kaɭa	kiki	vaɭaw	diɳdiɳ	ɖaiɭ
新兴	vava	vurati	ɖiɖi	kəlu	ɖava	aɭaj	kiki	vaɭaw	diɳdiɳ	ɖaiɭ

表 11 显示, 所列词汇的替换和竞争存在参差的情况, 各方言点以及不同的语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北部方言点中, “第一波迁村”比“第二波迁村”的词汇替换为南部方言词汇的更多一些。

表 9-11 显示, 北部方言超过一半的词项已替换为南部方言的词, 包括“羊”“牛”“鸡”“丝瓜”“芒果”“海”“鳞片”“脸颊”“巫师”“咱们”“纸”等。保留北部方言词汇形式比较多或部分保存北部方言词汇形式的如“酒”“地瓜”“猪”等, 而“来”“朋友(女)”“线”“老鼠”“配偶”“蜗牛”“猴子”等, 有一些方言点保留北部方言的形式, 有一些方言点已替换为南部方言的形式, 而另一些方言点则南、北方言的词汇处于竞争状态。

可以看出, 方言词的替换不是在一代之间就完成的, 存在着逐渐替换的过程, 目前仍属两种方言词并存的局面。第一代移民大多使用原有北部方言的词, 第二代往往南、北部方言的词都用, 到了第三代、第四代, 北部方言的词才被南部方言完全取代。另一方面, 也可看出, 不同词的替换速度并不相同, 有些词很快就完成了替换, 有些词仍较顽强, 不但没有替换为南部方言的词, 而且还可能以原有形式继续保留下去, 例如“酒”“地瓜”“来”“朋友(女)”等。排湾人迁移时间的早或晚对词汇替代也产生了影响。总的来看, “第一波迁村”的督高、雨沫、近黄、读悟等采用东部地区的南部方言特征词的比例比“第二波迁村”的新园、新兴、嘉兰、比鲁、介达、包盛、多利多利等要高; 可见, 相差一代人的时间对词汇替换的比例有显著的影响。

排湾人的传统分布地在中央山脉,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殖民者强迫排湾人向东、向西搬迁到平地以利于“管理”。强制移民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则造成了现代排湾村落的东、西阻隔, 东部地区(台东县)的排湾人与西部地区(屏东县)的排湾人彼此之间的交流减少, 形成各自的方言特点; 二则造成了原南、北方言之间的接触, 不同人群的杂居、交流以及通婚, 造成了排湾语方言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接触, 从而产生了新的语言现象和方言变体。当然, 发生地理阻隔的时间较为晚近, 因此, 目前来看, 南、北方言的语音特征仍是首要的, 仅在个别的词汇、语音方面出现了东、西部地区的差异。

四 语言接触

排湾语的主事焦点(何大安 1978)一般由动词添加主事焦点中缀表示。下面以大社、来义、古楼、四林(Draki)、长乐(Lituk)、高士(Kuskus)为例, 来看各方言点的主事焦点中缀的形式。详见表 12:

表 12 大社、来义、古楼、四林、长乐、高士的主事焦点中缀形式

词义	动词原形	大社	来义	古楼	四林	长乐	高士
吃	kan	k-əm-an	ʔ-əm-an	k-əm-an	k-um-an	k-um-an	k-um-an
跪	tshuŋaɭ	tsh-əm-uŋaɭ	tsh-əm-uŋaɭ	tsh-əm-uŋaɭ	tsh-um-uŋaɭ	tsh-um-uŋaɭ	tsh-um-uŋaɭ
吃奶	tutu	t-əm-utu	t-əm-utu	t-əm-utu	t-um-utu	t-um-utu	t-um-utu
咬	katsh	k-əm-atsh	k-əm-atsh	k-əm-atsh	k-um-atsh	k-um-atsh	k-um-atsh
跳舞	zian/jian	z-əm-ian	z-əm-ian	z-əm-ian	j-um-ian	j-um-ian	j-um-ian
哭	qaun	ʔ-əm-aun	ʔ-əm-aun	q-əm-aun	q-um-aun	q-um-aun	q-um-aun
等待	kaɭava/kalava	k-əm-aɭava	ʔ-əm-aɭava	k-əm-aɭava	k-um-alava	k-um-alava	k-um-alava
关	qəɭəv/qləv	ʔ-əm-əɭəv	ʔ-əm-əɭəv	q-əm-əɭəv	q-um-ləv	q-um-ləv	q-um-ləv
打猎	qaɭup/qalup	ʔ-əm-aɭup	ʔ-əm-aɭup	q-əm-aɭup	q-um-alup	q-um-alup	q-um-alup

从表12可以看出,排湾语的这个主事焦点中缀,大社、来义、古楼等都是 $-\text{əm}-$,四林、长乐、高士等是 $-\text{um}-$ 。值得注意的是,大社、来义、古楼等的排湾语,在实际使用中, $-\text{əm}-$ 与 $-\text{um}-$ 可自由换用,但总体而言, $-\text{um}-$ 的出现频率更高。

使用 $-\text{um}-$ 主事焦点中缀的四林、长乐、高士等地在排湾语分布的最南端,这一区域属“瑯桥十八社文化圈”(郑仲桦 2016)。这个“文化圈”的特点是族群众多,包括高山族排湾人、阿美人、卑南人、马卡道人以及汉族等,他们曾经或正在使用的语言包括排湾语、阿美语、卑南语、马卡道语以及汉语闽南话、客家话等,从而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与混合性。

根据民族学资料,最有可能与四林、长乐、高士等地的排湾语产生接触的是恒春阿美语。考虑到该地区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合理推测当地曾经有过多语并存的一个时期,排湾人会讲阿美语,阿美人也会讲排湾语。在这个时期中,阿美语的 $-\text{um}-$ 中缀可能以语法标记借用的方式进入了四林、长乐、高士等地的排湾语。后来阿美语的影响逐渐减弱,目前恒春阿美语已濒临消亡,反而排湾语仍有较强的语言活力,成为这一地区的优势语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地阿美人可能会转用排湾语,在此过程中,强化了排湾语早先从阿美语借入的中缀 $-\text{um}-$ 的使用,使 $-\text{um}-$ 在同 $-\text{əm}-$ 竞争的过程中,逐渐胜出,目前这三地的排湾语已显示出可能会用 $-\text{um}-$ 完全淘汰并替换 $-\text{əm}-$ 的趋势。

历史上,排湾语与阿美语、卑南语曾经有过密切接触,不可能不留痕迹。但排湾人历史上没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目前我们发现并确认的语言接触仅为排湾语与阿美语一例。随着研究的深入,希望可以发现更多语言接触的例子。

五 结 语

本文在排湾语方言分类的框架下,对排湾语南、北方言过渡区以及一些具有“例外”的语音、词汇、形态特点的方言进行了描写及成因分析。从地理上来看,方言过渡区的佳兴、大后、来义、丹林、义林方言点,在语音上具有过渡性,从历时角度来看,则体现了 $*\text{c}$ 、 $*\text{j}$ 、 $*\text{q}$ 音变过程的中间阶段,这是我们通过“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潘悟云 2010)的一个窗口。在排湾语的一些方言点中出现两种方言类型的语音特征,主要是由于族群迁移导致方言接触的结果,一种外来的语音特征进入音系中,对原音系成分构成了竞争或产生了替代。操北部方言的排湾人在近代向东部地区迁移后,受到东部地区强势的排湾语南部方言的影响,北部方言在语音和词汇上都出现向南部方言靠拢的倾向,原北部方言的词汇逐渐被南部方言的词汇替代。据观察,大部分词汇替换可能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才会完成,语音上的变化仍需进一步观察。在排湾语分布最南端的四林、长乐、高士出现了使用中缀 $-\text{um}-$ 的现象,很可能与邻近的恒春阿美语的语言影响有关,是一种语言接触现象。

参考文献

- [1] 陈康、马荣生. 1986. 《高山族语言简志(排湾语)》,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 何大安. 1977. 《排湾语丹路方言的音韵系统》,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4分册.
- [3] 何大安. 1978. 《五种排湾方言的初步比较》,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九本第4分册.
- [4] 李壬癸. 1975. 《台湾土著语言的研究资料与问题》, 《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40期).

- [5] 李壬癸. 1992. 《台湾南岛语言的语音符号系统》，台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
- [6] 李钊麟. 2004. 《排湾语的空间表征》，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7] 潘悟云. 2010. 《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民族语文》第1期。
- [8] 宋佳兴. 2006. 《排湾语的时间词研究》，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9] 王淑祯. 2005. 《排湾语使动与结果之语法表征》，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 吴俊明. 2004. *A Study of Lexical Categories in Paiwan*，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 游汝杰. 2004. 《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2] 曾士芬. 2003. 《排湾语之重叠现象亦为加缀现象》，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3] 张秀娟. 2000. 《排湾语参考语法》，台北：远流出版社。
- [14] 郑仲桦. 2016. 《排湾语方言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 庄惠如. 2002. 《排湾语名词组的指涉》，嘉义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6] 小川尚义、浅井惠伦. 1935. 《原语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传说集》，台北：台北帝国大学言语学研究室。
- [17] 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 1935.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の研究》，台北：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类研究室。
- [18] Chen, Chun-Mei. 2009. The Phonetics of Paiwan Word-Level Proso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3): 593-625.
- [19] Ferrell, Raleigh. 1982. *Paiwan Dictionary*. (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 73) Canberr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 Hua, Jia-Jing & Elizabeth Zeitoun. 2005. A Note on Paiwan *tj*, *dj* and *l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 499-504.
- [21] Huang, Wei-chen. 2012. *A Study of Verbal Morphology in Puljetji Paiwan*. Xinzhu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A Study on the Transitional Zone of Paiwan Dialects and the Issue of Contacts

ZHENG Zhonghua

[Abstract] Based on first-hand lexical data of 90 sit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aiwan language shows continuous sound changes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nd the Southern Dialect, complicated sound variations within a dialect, the coexistence and replacement of native (or old) and borrowed (or new) lexical items, as well as the occurrence of a new morphological form in marginal area, which diffuses in lexical items.

[Keywords] the Paiwan language the transitional zone of dialects language contact dialect contact lexical replacement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